

中国历史“一字”风流

齐夫

汉语本就以精练见长,善用者往往能言简意赅,其造语深者又尤喜用“一字诀”来表达,惜墨如金,却内容丰富,只着一字,又尽得风流。

《三国演义》在四十六回记,瑜邀孔明入帐共饮。瑜曰:“某昨观曹操水寨,极是严整有法,非等闲可攻,思得一计,不知可否。先生幸为我一决之。”孔明曰:“都督且休言,各自写于手内,看同也不同。”瑜大喜,教取笔砚来,先自暗写了,却送与孔明,孔明亦暗写了。两个各出掌中之字,互相观看,皆大笑。原来周瑜,孔明掌中,都是一个“火”字。千古闻名的火烧赤壁就从这一个“火”字开始。

东晋孝武帝期间,大军阀桓温手握重兵,权倾朝野。他久有不臣之心,一直未能如愿,就想先给自己加九锡,然后再当皇帝。没想到,他染病在身,就更急不可耐地催促朝廷授给他加九锡殊礼。朝廷几个重臣在讨论这件事时,谢安就说了一个字:拖!于是,一面告诉桓温正在给他准备,一面故意拖延。礼文记

室袁宏起草了加九锡礼文,文采甚美,但每次袁宏呈草稿上来,谢安都要他修改,一连修改了几次仍不能定稿。袁宏不明其意,问仆射王彪之。彪之说:“桓温病重,不会久于人世,文稿还可拖延些时日。”果然,不久桓温便病故了,如此,加九锡的事自然不了了之,他想“遗臭万年”也没了机会。

比较起来,曾国藩更喜欢用“一字诀”,他教育子女,常用“勤”、“俭”、“谦”三个字;又常告诫子女,最忌“奢”、“傲”。对弟子,曾国藩则主要训之一个“诚”字。《庚子西狩从谈》记,李鸿章调到北洋接替曾国藩时,曾问他今后如何与洋人打交道,李答道:“门生也没有什么主意,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同他打痞子腔。”籍隶合肥的李鸿章想用他家乡的青皮流氓的浑办法来对付洋人。但曾国藩的头脑还是清楚的,知道洋人不会吃这一套,所以主张还是应当老老实实,凭实力讲话。所以,他告诫李鸿章:“依我看来,还是用一

个‘诚’字,诚能动物,我想洋人也通此人情。虚强造作,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想来这比痞子腔总靠得住一点。”

被人称为语言天才的辜鸿铭,精通九国语言文化,孙中山称其英文为“中国第一”,其国学造诣也极深。他的才学不仅为蔡元培、李大钊等所推崇,也为托尔斯泰、毛姆、泰戈尔等国外文学大师所称道,甚至在国外社会流传“到北京可以不看三大殿,但不可不看辜鸿铭”的说法。有人向他请教学习外语的秘诀,他说无非就一个字:背。歌德的长诗《浮士德》、莎士比亚的戏剧、卡莱尔的《法国革命》,他都能倒背如流。

1945年,毛泽东应蒋介石之邀,赴重庆谈判。一次宴请时,毛泽东与章士钊聚谈。“行严先生,你看我们该怎么办?”毛泽东虽比章士钊年十二岁,但都是熟人了,彼此握手寒暄了以后,毛泽东开门见山地问。章士钊想了想,没说话,只是操起笔,在手上写了个“走”字,让毛泽东看,然后悄悄地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后来毛泽东安全返回延安,十分感谢地说:还是老朋友关心我们呀!这件事让毛泽东记了几十年,一直念念不忘。

摘自《北方新报》

改变拿破仑命运的一秒钟

斯蒂芬·茨威格

1815年6月,拿破仑率领的法军与英国、普鲁士联军展开决战。

战争形势很紧急。英军将领威灵顿从北边向法国进军,普鲁士元帅布吕歇尔率领的军队从另一方向前进,而奥地利和俄国的军队也在缓缓赶来。拿破仑看到了潜在的危险。他必须在欧洲盟军联合前就将他们分而攻之,各个击破。

6月16日,拿破仑先迎击了布吕歇尔率领的普鲁士军队,普军战败。但撤走的普军随时可能与威灵顿的军队会合。为了防止这种可能,拿破仑让元帅格鲁希分些兵力去跟踪追击普军。

格鲁希,一个诚实、平庸、兢兢业业的老实人。拿破仑深知他不是气吞山河的英雄,但此时,他的将领一半在黄泉之下,其余几位对戎马生涯

早已十分厌倦,拿破仑出于无奈才对这个平庸的元帅委以重任。

普军就像失踪了一样。格鲁希还在追击,但拿破仑和威灵顿的战争已在比利时附近的小村滑铁卢打响。从18日上午11点至下午1点,法军一度占领了村庄和阵地,又被击退下来,继而再进攻。空旷、泥泞的山坡上,覆盖着密密麻麻的尸体。双方军队都已疲惫不堪。统帅们知道,要是此时谁能得到增援,谁就是胜利者。他们是有希望的:英军首领威灵顿期待着不知所踪的布吕歇尔;而拿破仑则盼望他先前派出去的格鲁希能赶在对方之前回来。

此时,格鲁希正在一户农民家里进餐。一路追来,他们连普军的脚印都没找着。脚下的地面突然微微震动起来,所有的人都在悉心倾听:从

远处传来轰隆隆的声音,那是炮声!副司令热拉尔和军官们着急了,要求尽快赶去那里。所有人都毫不怀疑:他们的皇帝拿破仑向英军发起攻击了。

可是格鲁希却拿不定主意,他死抱着写在纸上的皇帝命令——追击普军。热拉尔只能尽最后的努力。他恳切地请求,至少能让他率领自己的小队和若干骑兵到战场上去看。格鲁希考虑了一下,他只考虑了一秒钟。这一秒钟却决定了他自己的命运、拿破仑的命运和世界的命运。格鲁希使劲地摇了摇头说:“把这样一小队部队再分散兵力是不负责任的,我们的任务只是追击普军。”

就这样,他拒绝了这一违背皇帝先前命令的行动。决定性的一秒钟就在这一片静默之中消逝了,它一去不复返。以后,无论用怎样的言词和行动都无法弥补这一秒钟——布吕歇尔赶到了战场,威灵顿胜利了,拿破仑兵败滑铁卢。

摘自《读书文摘》

北洋将军的雅量

阿忆

在我们印象中,北洋将军都是些嗜血成性的草莽,皆为乱世匪徒,没啥文化,特别是袁世凯死后,他们相互之间杀来杀去,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

不过,令人费解的是,虎威上将曹锟和孚威上将吴佩孚联手,打败了建威上将段祺瑞,却没把失败者怎么样。盛武上将张作霖和抚武上将冯玉祥里应外合,击溃曹锟和吴佩孚,把段祺瑞请回中央,也未见刺勇追穷寇。后来,张作霖、同武上将阎锡山、义威上将张宗昌搞统战大联合,打败冯玉祥,赶走段祺瑞,但败者各有其终,并非死于战后惩罚。

最后,南方革命军北伐胜利,蒋介石击溃所有北洋老将,也一锅没斩草除根,只是让他们退居人后,颐养天年。

这是一个不得不思考的问题,这些老式将军,究竟是一帮不讲规

矩的乌龟王八蛋,还是一群交战不忘礼教约束的儒将雅士。

事实上,段祺瑞打不过曹锟和吴佩孚,便宣布全线停战,向徐世昌总统辞职,然后离京移津。天津是什么地方呢?是曹锟老家!是曹锟誓师伐段的城市!是讨逆军大本营!但段祺瑞恰恰选择在那里定居,而且一住下来便与张作霖和孙文联络,反对曹吴政治。这不光是段祺瑞不怕死,更重要的是,曹吴没想让他死。

古今中外,败将如果不是像吕布和郭松龄那样倒戈哗变,如果不是像戈林和东条英机那样恶贯满盈,一般仍受尊敬,不受追剿,只是这需要胜利者的气量。

可以说,曹锟和吴佩孚不算没气量。后来,曹锟失败了,仍在中南海总统府居住,最后回天津定居。吴佩孚先是败退湖北,最终辗转回

北京定居。没有北洋老政敌追杀他们,新政敌蒋介石也不为难他们。

在北洋老将中,恪谨上将孙传芳,是卸甲信佛后被刺杀追命。他曾北跨长江,与把兄弟张宗昌作战,生擒其恁威将军施从滨,但他没有气量,不听劝告,执意斩杀了施从滨。施从滨的女儿十年后复仇,将孙传芳枪杀在天津居士林。

此乃因果报应,孙传芳坏了规矩,即使放下屠刀,依然死于非命。

1928年,北洋老将的民国被汪蒋的国民政府取代,北洋覆灭了。这之后,徐世昌、段祺瑞、曹锟、孙传芳先后在天津定居,这些昔日为不同政见在政坛和沙场奋力拼杀过的人,成了睦邻。段祺瑞还曾联络徐世昌、德威上将王士珍、原总理熊希龄、老政敌曹锟,共同发起和平运动,呼吁南北停战,召开和平会议。

这就是北洋老将,政见不同可以以公议,在国会争吵,在报纸上辩论,说不通,谈不拢,就拉架架打一仗,打赢了,一切听你的,但你不能惩罚战败的对手,打输了,你去当无事贵族,也没人追杀你。

摘自《羊城晚报》

他才就任谏议大夫。

谏议大夫是专给朝廷提意见的官员。这位阳大夫书生气不改,一次居然把意见提到皇帝最宠幸的一位要

员身上,而且言辞特别激烈。皇帝不高兴了,阳城降职为太子司业,不久又被贬为道州刺史,撵出京城。

阳城来到道州便遍访民间,体察民情。当他听说道州每年要向朝廷进贡矮奴,对这种不人道的行为甚为愤怒:天下竟有这等事情!于是他立即向皇帝上疏陈述,哪朝哪代典章制度都没有规定必须上贡矮奴。而且他特别就道州矮奴的称呼进行批驳,就算道州有身材矮小的老百姓,那也不是矮民,不是什么矮奴。最后他表示,只要他某一天道州刺史,就不允许进贡道州矮奴。

不知是阳城的态度强硬,还是皇帝的良心发现,唐德宗看后遂同意停止当地土贡。后来,道州民间便把阳城奉为福星,将他塑造成为天官模样,一身朝官装束,一派和颜,充满了福运和财气,这也表达了道州百姓对阳城的崇敬之情。

摘自《文史博览》

ZHENGZHOU DAILY

编辑 李昆霞 电话 67655539 E-mail:zzwbwh1616@sina.com

像梭罗那样思考

何贤桂

卡夫卡曾在他的随笔中说:“人类有两大主罪,所有其他罪恶均和其有关,那就是:缺乏耐心和漫不经心。由于缺乏耐心,他们被逐出天堂;由于漫不经心,他们无法回去。也许只有一个主罪:缺乏耐心。由于缺乏耐心,他们被驱逐;由于缺乏耐心,他们回不去。”

1837年夏天,梭罗从哈佛大学毕业,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康科德。也就在那年,他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日记写作。

那年10月22日,梭罗这样思索着他的人生道路:“为了独处,我发现有必要逃避现有的一切——我逃避自己。我怎么能去罗马皇帝装满镜子的居室里独处呢?我要找一个阁楼。一定不要去打搅那里的蜘蛛,根本不用打扫地板,也不用归置里面的破烂东西。”

梭罗所走的道路,是在寻求人

类的耐心。耐心是伴随着谦卑与虔诚而出现的,它的诞生需要一个宁静而神秘的环境,诱使人类产生敬畏之感;而在梭罗看来,大自然恰恰是它最好的诞生地。梭罗曾在爱默生家住过些日子,并成了他的助手。爱默生是一个自然主义者,他对梭罗的影响是可以理解的。爱默生曾在一次关于“美国哲人”的演讲中说:“大自然对于精神上的影响,以时间来说是最先,以地方来说是最重要。”

1851年,已经从瓦尔登湖回来多年的梭罗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啊,我会带着固有的虔诚走、坐和睡!假如我能大声祈祷或喃喃自语,我就会沿着小溪边走边像鸟儿一样欢乐地祈祷!”祈祷是一种虔诚的行为,为的是净化人类自身的罪恶。“自知身体之内的兽性在一天天

是有福的,当人和劣等的兽性结合时,便只有羞辱。我担心往往我们只是农牧之神和森林之神那样的神或牛神与兽的妖怪,饕餮好色的动物。我担心,在一定程度上,我们的一生就是我们的耻辱。”

徐迟先生称“《瓦尔登湖》是本安静的书,极静极静的书,并不是热热闹闹的书”。我们能理解这是一本带有宗教性的书,它会让你找回丢失的耐心,返回精神的家园。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有必要让自己的心灵多一份平静,有必要使自己的精神有一个皈依。

在《瓦尔登湖》里,我们看到了大自然的魅力。梭罗说:“阳光如此温暖,坏人也会回头。由于我们自己恢复了纯洁,我们也发现了邻人的纯洁。”这是大自然的功劳,同时也是《瓦尔登湖》给予我们最好的启示。梭罗的朋友爱默生说:“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有学问,有道德的,爱爱的人,一定都是他的忠实读者。”

我们有必要像梭罗那样思考我们的生存方式。

摘自《经典美文》

们的,并会呼吁更多的好心人来为他们做一些事情,还尽量多给他们寄来一些比如洗发水、沐浴露、化妆品之类的日用品。

回到城里,我们不知道那些树叶有什么用,也不敢吃那些干果,害怕有毒。本来我们都是不想收这些东西的,但又不好意思拒绝热情的阿米西人。现在到了城里,将这些东西丢掉吧,还要多收垃圾费。于是,我打电话问同伴,他们也都和我一样的想法。

过了一些日子,我们每个人都意外地收到了一个包裹,包裹里装的竟然是我们送给阿米西人的洗发水、沐浴露、化妆品……后来我才从克里斯那里打听到,他们根本就不敢用我们送的东西,他们说,我们送的那些东西都含有化学物质,害怕中毒。

克里斯还说,他代表他的族人向我们表示慰问:他们觉得我们实在太可怜了,每天都把那些化学制品包围着,逃都没处逃,每当他们想起,我们在他们那里砍柴时弱不禁风的样子,他们便会伤心不已,他们为我们的健康担忧。他们希望以后能够多为我们做些事情,比如经常寄一些树叶给我们……

摘自《青年博览》

来自阿米西人的慰问

沈湘

生活在繁华的都市里,每天过着优越生活的我们,觉得自己有理由去关心一下那些生活在贫困地区的人们。于是,我们一群人决定去宾夕法尼亚州的兰卡斯特郡体验一下生活。因为那里住着一群与众不同的人,他们属于阿米西族,在科技日益发展的今天,他们却过着极度简单的生活。

事先,我们通过旅游局,联系了一位叫克里斯的当地导游,他非常愉快地答应,一定会照顾好我们的。临行前,我们决定给克里斯和他的族人带去一些大都市里的好东西:洗发水、沐浴露、化妆品,还有各种肉罐头、水果罐头和一些其他的我们在都市里生活的必需品,我们觉得他们应该最需要这些东西了。

到达目的地后,我们才真正感受到了那里的落后。我们的第一感觉是:他们实在太贫穷了。

那里没有电,他们从来没见过电视,没有听过收音机,更加不知道电

脑和MP3是怎么回事,也没有自来水,生活用水只能从水井里吊上来。他们住的房子是石头和木头建成的,并且,他们从来没有用过洗发水、沐浴露和化妆品,也从来没有吃过都市里装在各种罐头里的美味。他们不用煤气炉、电饭煲,因为没有煤气,他们劈柴生火做饭。

我们怀着十分怜悯的目光,看着他们用树叶搓揉出的绿色液体洗头。因为他们不化妆,也不用不着化妆品,所以唯一能够用的就是树叶。我们想,我们真得该为生活条件这么艰难的人们做些什么,好在我们带来了都市里的各种好东西。

我们将自己带来的好东西一分分给他们,他们无以为报,在我们临走的时候,给我们每人送了一大袋树叶和干果。

走了好远,热情的阿米西人将我们送出了好远,我们知道,他们生活得实在太艰难了,看着他们依依不舍的样子,我们表示,以后一定会再来看他

生命的接榫

林清玄

装潢房子的时候,我到林口卖古董家具的店买了一些清朝的门窗,请木工把窗花的部分拆下来,镶嵌在新家的门窗上。

为我们装潢的木工已经是台北一流的师傅,任何细作的家具都难不倒他,但是当 he 看到那些清朝的门窗时,也忍不住赞叹不已,言词中充满了敬仰与神往。

他说:“看到这些古代的门窗,作为一个木匠,就好像听见国歌或看见升旗,忍不住要立正敬礼呢!”

我问他:“你觉得清朝的门窗美在哪里呢?”

“不论是构图、组合、接榫,都是一百分,无话可说。你看这四面门窗,没有用到一支钉子,古代也没有黏合剂,却可以接得如此完美,保留到现在,完全没有损害。”他说。

确实,这也是我每次看古董家具都会感动不已的原因。古代的工匠只用最简单的工具和最素朴的材料,却成就了最繁复的结构与最华美的形式,那样超凡的巧手越过了时间与空间,使我们在百年后仍为之叹息不已。

我忍不住问木匠师傅:“如果把这窗花交给你,做出一个一模一样的,不用钉子与胶水,你办得到吗?”

他沉吟了半晌,说:“我可以做

得一摸一样,甚至做得更好,但是我不能做,也不愿意做。”

他说,如果他要以手工不借助任何机器,做出一个镶满窗花的窗子,至少要花一个半月的时间。以一天工资三千元来算,加上材料,一个窗子至少要卖十五万元,可是买一个真正的古窗只要五六千元。何况,有谁在装潢时,愿意让工匠花一个半月,只做一扇窗呢?

“再说,古代的人盖房子、做门窗,都是为子孙来思考的,他们的眼光、用心,至少在百年以上。现代人很少在同一个房子住十年以上,何况是对待一扇窗呢?”木匠师傅说,“在时间上,我不能做;在用心上,我不愿意做。”

从前,我一直认为古人的手工好,才能做出那么好的明代清式家具。木匠师傅为我释疑,其实现代的工匠也可以做得一样好,只是没有古人的时空,也没有古人的心情吧!

木匠师傅花了几天的时间,就把窗花拆下全镶在墙壁和窗台上,墙壁后面装了壁灯,窗台后面则可以引进阳光。

不论白天或夜晚,只要阳光与灯光照过清朝的美丽窗花,屋内的光就迷离了起来。在迷离中,我总

会想:古代的木匠是在什么情景下,做出这么美丽的窗呢?他们大多没有留下名姓。清朝我认识的工匠只有齐白石,在他的传记里读到过,从前的木匠到大户人家做装潢,往往一住就是两三年。如果是到寺庙,一住二三十年也是常有的事。他们花费青春、岁月与心力,选用最好的木材,用最细腻的方法,就是要做出最好的家具,并且传诸久远。

以中国的木作来说,最了不起的方法就是“接榫”——让木头与木头以阴阳、虚实、凹凸、伸缩来咬合,图案、结构、形式都已到了完美的境界,而且历经数百年也不朽环松散,这都是多么精巧辉煌。

只要我们有一点人文艺术的素养,就会羡慕古代木匠的接榫哲学,了解到不用钉子与胶水而能密合,不只是木匠,也是生命里最完美的境界。

我们在年轻,刚刚会欣赏木作接榫的时代,谁不向往此生的爱情、婚姻、友情,人际关系都可以那样完美地接榫呢?可惜的是,由于时空的谬误、因缘的落差、用心的不同,我们往往无法那么完美地接榫。

如果我们在年轻的时候,也能像木匠一样追求完美,选取最好的木材,用最细腻的接榫,有千百年的用心,说不定我们也可以塑造出完美的、永不朽坏的情缘!

在迷离的清朝窗花下,我这样想着。

摘自《林清玄散文集》

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无涯的荒野中,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所以,那些享受爱情阳光照耀的眷侣们,相比勃拉姆斯43年不求回报、深沉厚重的爱恋和守望,该是受到了命运多么优厚的眷顾。珍惜吧,你们在最美最恰当地季节相遇,那人来得不早也不迟。

什么时候,能让上佳的青春遇上知音,让真爱遇上佳偶,让红唇遇上甜吻。我初遇你时,正值最饱满鲜美的花期,没有“往年曾见未开时”的懵懂青涩,也没有“自恨寻芳到已迟”的抱憾终身。生命中所有的铺垫都已圆满,蓄积的情感业已丰盛,只待你走来叩响缘分之门,高山流水,琴瑟和鸣,共同奏出生命中最美妙的绝响。

摘自《思维与智慧》

在最美的季节爱你

李蕾

年轻的勃拉姆斯初次面对如日中天的大音乐家舒曼时不卑不亢,谦恭羞怯而不媚上逢迎,但当他第一次望见舒曼妻子克拉拉那迷人的眼睛时却无法自持。

于是,勃拉姆斯在此后漫长的日子里,默默关注着克拉拉,终身未娶。即使是舒曼病重乃至去世之后,勃拉姆斯也始终是在一旁波澜不兴地远望着克拉拉的人生悲喜,从未打扰并介入她的生活和感情,最后送走他乡,天各一方。

1859年9月13日,舒曼去世后的第三年,勃拉姆斯写下了他仅有

的两首小夜曲中的一首——A大调第二号小夜曲,他将这首小夜曲的第二、第三乐章送给了克拉拉。这一天,是克拉拉40岁的生日,这一年,勃拉姆斯只有26岁。37年以后,克拉拉去世,翌年,勃拉姆斯也走完了自己的人生旅途。勃拉姆斯的坚守贞烈却是美丽的,克拉拉的忠贞可贵也令人叹惋。

爱情是一种运气,更是一种冥冥中安排的际遇,爱的本身充满太多太多充满神秘的变数,错过了明媚的花期,就永远错过了最丰满的爱。“于千万人之中遇到你所要遇到